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二

後漢紀　　編年類

提要

臣等謹按後漢紀三十卷晉袁宏撰宏字彦伯陽夏人太元初官至東陽太守事迹具晉書文苑傳是書前有宏自序稱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按此漢紀蓋指荀悦之書涉及東漢初事者非張璠書也謝承

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部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畧多不次序錯謬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云云蓋大致以漢紀為準也按隋志載璠書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國志註及後漢書註閒引數條今取與此書互勘璠記

所有此書往往不載其載者亦有所點竄互有詳畧如璠記稱盧芳安定人屬國夷數十畔在參蠻芳從之詐姓劉氏此書則作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以及朱穆論梁冀池中舟覆吳祐諫父寫書事皆較璠記為詳璠記稱明德馬皇后不喜出遊未嘗臨

御總牖此書則作性不喜出入遊觀瑞記稱楊秉嘗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天下以為名公此書删下一句又如序王龔與薛勤喪妻事瑞記先叙龔而追叙勤此書則先叙勤而後叙龔叙吕布兵敗勸王允同逃事瑞記叙在長安陷時此書追叙於後亦頗有所移置而校其文義皆此書為長其體例雖仿荀悦書而悦書因班固舊文翦裁聯絡此書則

決擇去取自出鑒裁抑又難于悅矣劉知幾史通正史篇稱世言漢中興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乾隆四十五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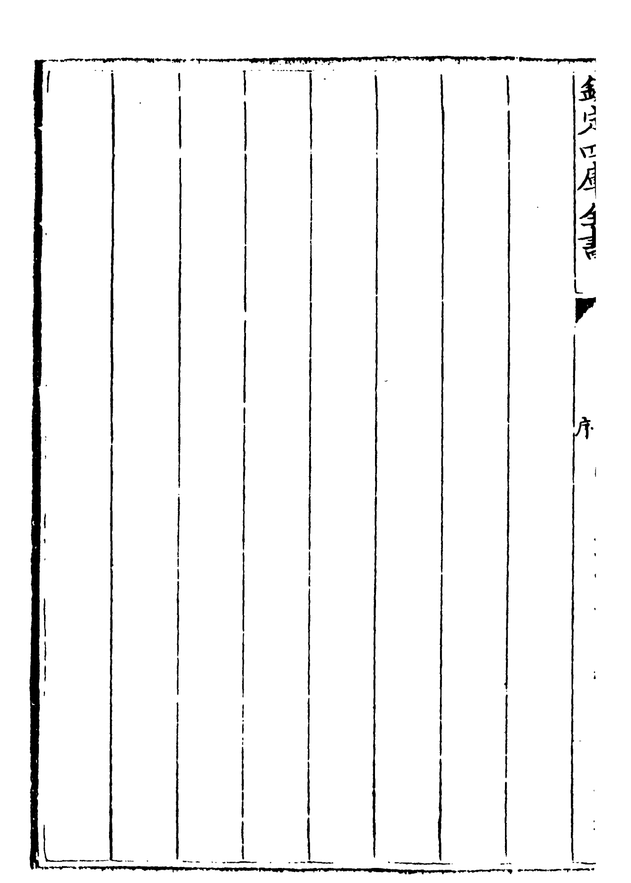
總校官臣陸費墀

後漢紀袁宏原序

予甞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綴會漢紀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沈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前史闕略多不叙次錯繆同異誰使正之經營八年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夫史傳之興所以通古今而篤名教也丘明之作廣大悉備史

遷剖判六家建立十書非徒記事而已信足扶明義教網羅治體然未盡之班固源流周贍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遷無所甄明荀悅才智經綸足為嘉史所述當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義韞而未叙今因前代遺事畧舉義教所歸庶以弘敷王道補前史之闕古者方今不同其流亦異言行趣舍各以類書故觀其名跡想見其人丘明所以斟酌抑揚寄其高懷末吏區區注疏而已其所稱美止於事義疏外之意殁而不傳

其遺風餘趣蔑如也今之史書或非古之人心恐千載之外所誣者多所以悵怏躊躇操筆悢然者也



後漢紀卷一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一

孝景帝生長沙定王發武帝世諸侯得分封子弟以泠道縣舂陵封發中子買為舂陵節侯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生光武皇帝元帝時節侯之孫孝侯以南方卑濕請徙南陽於是以蔡陽

白水鄉為舂陵侯封邑而與從昆弟鉅鹿君及宗親俱徙焉湖陽人樊重女曰歸都自為童兒不正容不出於房南頓君聘焉生齊武王縯魯哀王仲世祖新野寧平公主

世祖諱秀字文叔初南頓君為濟陽令而世祖生夜有赤光室中皆明使卜者筮之曰貴不可言是歲嘉禾生縣界大熟因名曰秀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鬚眉長七尺三寸樂施愛人勤於稼穡嘗之長安受尚書大義略

舉凡續字伯昇慷慨有大節王莽簒漢劉氏抑廢常有興復之志不事產業傾身以結豪傑豪傑以此歸之新野人鄧晨字偉卿家富於財晨少受易好節義世祖與之善以姊妻之是為新野公主世祖與晨遊宛穰人蔡少公道術之士也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子駿也世祖笑曰何知非僕耶坐者皆笑當是時莽行一切之法犯罪輒斬之名曰不順時令晨謂世祖曰王莽暴虐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宛下言儻能應也世祖

笑而不應宛人李通字次元父守爲王莽宗卿師守身長八尺容貌絶異治家與子孫如官府少事劉歆好星歷讖記之言云漢當復興李氏爲輔私竊議之非一朝也通嘗爲吏有能名見王莽政令淩遲挾父守所言又居家富佚爲閭里豪自免歸從弟軼亦好事者謂通曰今四方兵起王氏且亡劉氏當興南陽宗室獨有劉伯昇凡弟汎愛衆可以謀大事通甚然之世祖嘗避吏於宛通遣軼候世祖初通同母弟申屠臣善爲醫術以其

難使也績殺之故世祖不欲見軼軼輒来不止世祖乃强見之軼徐達通意殊不以申屠臣為恨世祖不得已乃許之往時通病臥室内世祖與通凡儵弟寵及軼語儵等喜悦並言天下兵起王氏亡敗之狀世祖初以士君子道相慕故往荅之及聞其語大驚不敢應起入室候通通握手極歡移日復言及兵起及讖文世祖微難通曰即如是當如宗卿師何通曰已自有度世祖深知通意遂相結初琅邪呂母之子為縣長所殺呂母家産

數百萬志欲報怨乃治酒多買刀兵少年隨其所乏而與之如此數歲財產單盡少年相與償母母涕泣曰所以相待非治產求利也欲以為子報怨耳諸君寧能相哀也少年壯之又素被恩皆許諾聚衆數百人母自號將軍攻縣長及掾吏既而解掾吏曰諸卿無罪唯欲報長耳諸吏叩頭為長請母曰吾子犯小罪不當死長殺之殺人當死又何請乎母遂手殺之以其首祭子墓自是莒人樊崇東宛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並為盜賊

一歲間衆各數萬人王莽沭陽侯田況大破之遂殘州郡所過抄掠百姓初崇等以困窮為賊無攻城略地之心結聚浸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號令最尊者稱三老其次從事卒吏王莽遣平均公廉丹太師王匡東擊之軍至定陶莽詔丹曰倉廩盡矣府庫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丹惶恐夜名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於博浪之中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

内潰亂百姓塗炭民之思漢甚於詩人之思邵公也愛其甘棠況其子孫民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先據大都鎮撫吏士百里之内牛酒日賜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計除萬民之害則福流於無窮勲著於不朽與其軍覆於中原身分於草野功敗名滅耻及先祖者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丹不能從進及睢陽復説丹曰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

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鞅曰有髙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疑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髙明之徳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别由是號為赤眉赤眉别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攻拔無鹽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匡丹進爵為公王匡欲進擊憲廉丹以為新拔城罷勞

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戰成昌兵
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韍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
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别鬬聞之皆
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奔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
惟公多擁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忽
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為狂刄所害嗚呼哀哉賜
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黄帝之時中黄直
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黄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

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
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塡南宮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
軍北壘大司空王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
霸昌廄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迺哭曰此經所謂
喪其齊斧者也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
人攻城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
天下潰畔事窮計迫迺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
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

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通定謀議期以材官都試騎士日欲劫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因以號令大衆乃使世祖與軼歸舂陵舉兵以相應遣從兄子季之長安以事報父李守季於道病死守密知之欲亡歸素與邑人黄顯相善時顯為中郎將聞之謂守曰今關門禁嚴君狀貌非凡將以此安之不如詣闕自歸事既未然脫可免禍守從其計即上書歸死章未及報留闕下會事發覺通得亡走莽聞之乃繫守於獄

而黄顯為請曰守聞子無狀不敢逃亡守義自信歸命
宮闕臣顯願質守俱東曉説其子如遂悖逆令守北向
刎首以謝大恩莽然其書會前隊復上通起兵之狀莽
怒欲殺守顯爭之遂并被誅及守家在長安者盡殺之
南陽亦誅通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時劉縯
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令枯旱連年兵
革竝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
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使鄧晨起新野世祖與李通李

軼起於宛伯升自發舂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世祖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使宗室劉嘉往誘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等合軍而進西擊長聚世祖初乘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屠唐子鄉殺湖陽尉軍中分財物不均衆恚恨欲反攻諸劉世祖斂宗人所得物悉與之衆乃悦進拔棘陽與莽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戰於小長安

漢軍大敗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藍鄉引兵南渡
伯昇饗士設盟潛師夜襲藍鄉盡獲其輜重十一月有
星孛於張東南行五日不見孛星者惡氣所生或謂之
彗星張為周分其後世祖都洛陽除穢布新之象
更始元年正月斬阜賜死者萬餘人嚴尤陳茂聞阜賜
死馳欲據宛伯昇乃焚積聚破釜甑與茂戰於育陽大
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尤茂走汝南漢兵遂圍宛伯昇自
號柱天將軍聖公稱更始將軍王莽惡之購伯昇五萬

戸黄金十萬斤使長安中諸宮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
昇像使旦起射之自阜賜死後降者十餘萬無所統一
諸將請立君南陽英雄及王常皆歸伯昇然漢兵以
新市平林為本其將帥起草野苟樂放縱無為國之略
皆憚伯昇而狎聖公二月辛巳朱鮪等於濟水上設壇
場立聖公為天子議示諸將伯昇曰諸公妄尊宗室甚
厚無益然愚竊有所難聞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其中
必有諸劉若南陽有所立此必將內爭王莽未滅而宗

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所以破莽之道也且首兵唱號鮮有能遂陳涉項羽是也舂陵去宛纔三百里功德未有所施遽自尊立為天下凖的後人將得承吾獘非計之善者也為將軍計不如且稱王王勢亦足以監諸將令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必不奪吾爵位如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諸將多曰善可且為更始王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不得有二乃立聖公聖公素懦弱流汗不

敢言以次拜諸將劉良為國三老王匡為定國上公王鳳為成國上公朱鮪為大司馬劉縯為大司徒陳牧為大司空世世祖為太常卿餘皆九卿將軍攺元為更始元年於是豪傑失望劉稷擊魯陽聞更始立怒曰本宗室謀討王莽復社稷者伯昇兄弟也更始何為者不肯詣宛更始大臣不悅世祖惡之謂伯昇曰事欲不善伯昇笑曰恒如是耳李軼初與世祖善後諂新貴而疏世祖世祖誡伯昇曰此人不可親也伯昇不從平林兵圍新

野不能下其宰潘臨登城曰願得劉公一信伯昇降之伯昇威名日盛更始君臣内不自安頃時詔示績七尺寶劍申屠建隨獻玉玦樊宏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示項羽指在髙祖建得無不善乎而績不應及世祖將至潁川復深誡伯昇三月世祖與諸將略地潁川父城人馮異内鄉人銚期潁陽人王霸襄城人傅俊棘陽人馬成皆從世祖異字公孫通左氏春秋好孫子兵法為郡功曹監五縣事與父城令苗萌共守異出行屬縣

為漢兵所得興曰老母在城中且一夫之用不足為彊

願據五城以効功世祖善之興歸謂萌曰觀諸將皆壯

士崛起如劉將軍非庸人也可以歸身死生同命萌曰

願從公計期字次況身長八尺二寸容貌壯興父卒期

行喪三年鄉里義之世祖聞其氣勇有志義名為掾霸

字元伯家世獄官霸為獄吏不樂文法慷慨有大志其

父奇之使學於長安數年歸會世祖過潁陽以賔客見

世祖曰聞將軍興義兵誅簒逆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

充行伍故敢求見世祖曰今天下散亂兵革並興得士者昌失士者亡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霸父謂霸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俊字子衛成字君遷以縣吏亭長從夏五月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四十萬兵號百萬衆至潁川嚴尤陳茂復與二公遇莽之遣二公也欲盛威武以震山東至賁猛獸車甲攻戰之具輜重千里世祖與下江新市平林兵數萬人擊之於陽關二公兵反走世祖入昆陽諸將惶怖各欲

歸保所得城世祖曰昆陽即破一日之間諸將亦滅不同力救之反欲歸守妻子財物耶諸將怒曰劉將軍何以敢如此世祖乃笑而起唯王常然世祖之計會候還言大兵來長數百里不見頭尾頗至城北矣諸將乃遽更請劉將軍計之世祖復為陳相救之勢諸將素輕世祖及迫急世祖為畫成敗皆從所言時漢兵在城中者八九千人世祖留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宗佻李軼鄧晨十三騎出城時二公至城下者且十萬人世祖幾不

得出嚴尤説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稱尊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向宛彼必奔走宛下兵敗昆陽自服邑不聽遂環昆陽作營圍之數重雲車十餘丈旗幟蔽野金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窟或作衝車弩射城中如雨城中負戶以汲二公自以功在刻漏校尉司馬請託郡縣取受賄賂不以軍事為憂有流星在營中正晝有雲氣若壞山直於營而墮不及地尺而滅吏士皆壓仆世祖既至定陵晨悉發諸營精兵救昆陽諸將戀輜重欲留

兵守之世祖曰今同心併力以破二公珍寶萬倍大功可成如為所敗身首無餘何財物之有諸將聞二公兵盛皆震懼世祖為陳天命歷數說其意請為前行諸將不得已皆從世祖世祖將步騎千餘人居諸將前二公遣步騎千餘人來合戰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世世祖復進諸將乘之斬首數百級連戰輙勝諸將益奮棘陽人岑彭字君然以郡吏共嚴說守宛城伯昇攻之數月城中相食是

月岑彭嚴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伯昇曰彭爲郡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後人更始乃封彭爲歸德侯更始入都太守府封宗室諸將皆爲列侯者百餘人宛城之拔昆陽未知也世祖爲書與城中言宛下兵復至昆陽墜其書二公得書恐六月已卯世祖選精兵三千從城西水上奔二公陣二公兵走北殺司徒王尋而昆陽城中兵亦鼓譟而出中外竝擊會大風雷雨澍水溢二公大衆遂潰奔走赴水溺

死以數萬溠水為之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逃去漢軍獲其輜重車甲連月不盡或焚燒其餘於是劉稷請宛李軼等共譖之更始乃陳兵收稷伯昇固爭之遂并殺伯昇以光禄勲劉賜為大司徒時世祖在父城乃詣宛謝之不伐昆陽之功更始以是慙拜世祖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秋八月故鍾武侯劉望據汝南自立為定漢王嚴尤陳茂皆歸之王莽遣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守洛陽以距更始更始遣西屏將軍申屠建司直李松

攻關定國王匡攻洛陽三輔震動長安中兵起共攻莽九月丙子東海公孫賓就斬莽首會申屠建李松至傳莽首及璽綬詣宛更始視之曰莽不如是當與霍光等更始韓夫人言云不如此者帝那得之是月王匡亦拔洛陽執太師公王匡國將哀章至宛斬之冬十月劉望自立為天子嚴尤為大司馬陳茂為丞相更始使劉信擊之望凡子回殺望降嚴尤陳茂走朗陵為故吏所殺更始欲北之洛陽以世祖為司隸校尉初三輔官府

吏東迎者見更始諸將數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衣大為長安所笑智者或亡入邊郡及司隸官屬至衣冠制度皆如舊儀父老舊吏見之莫不垂涕悲喜曰何幸今日又見漢官威儀更始至洛陽遣使降樊崇等樊崇等與渠帥二十餘人至洛陽降皆封為列侯其留者相率叛之崇等即皆亡去復領其衆分為二隊崇自開封出南陽徐宣謝祿等從陽翟擊河南是時豪傑並起盧江張步起琅邪劉芀起安定董憲起東海秦豐起黎丘共

餘赤眉銅馬青犢高湖重連等衆各數萬旬月之間天下皆遍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少爲郡吏著名凉州季父崔豪俠能得衆情聞莽兵敗昆陽更始立於宛謀起兵以應漢囂止之曰兵凶事也宗族何辜崔不從收兵得數千人攻莽鎮夷大尹李育殺之既而推囂爲主不得已乃聘平陵人方望爲軍師望説囂曰令欲承天順民輔漢而立者乃在南陽莽尚據長安言爲漢無所受命何以見信於衆乎宜急立漢高廟稱臣奉祠所謂

神道設教求助民神者也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茅茨土階致其肅也敬雖未備物神明其捨諸囂從其言遂立漢祖宗廟祀畢相與盟曰凡我同盟允承天道興輔劉宗或懷姦慮神明殛之囂乃勒兵十萬將攻安定安定太守王向莽從弟譚之子威行郡中屬縣未敢叛囂喻向以天命向不從囂復為言重頓兵血刃傷害吏士終不聽乃進兵虜向以狥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莽囂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

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成帝時為清水長兼治五縣姦不得發郡中謂有神王莽時守導江卒正復有能名更始之立南陽人宗成自號將軍收兵漢中衆數萬人遂至成都是時導江治臨邛述名縣中豪傑謂之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矣故聞漢將軍至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父子俘獲家室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執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公併力者即留不欲者即去豪傑皆叩頭願効死乃發城中兵

千餘人述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拜受印綬因號曰輔漢將軍兼益州牧北至成都衆數千人遂攻宗成大破之盡有益州李憲潁川人王莽時廬江賊起衆至十餘萬莽以憲為偏將軍連年擊平之莽敗憲據郡自守稱淮南王張步琅邪人漢兵起步亦聚衆千餘人擊攻傍縣數十城劉芳安定三川人本姓盧王莽末天下咸思漢芳由是詐自稱武帝後變姓名為劉文伯及莽敗芳與三川屬國羌胡起兵北邊董憲字僑卿東海

朐人父爲人所殺憲聚客報寃衆稍多遂攻屬縣泰豐
南郡黎鄉人少時受律令爲縣吏漢兵起與同鄉蔡張
趙京等起兵衆數千人攻宜城襄陽諸縣下之自稱黎
丘王更始封劉永爲梁王永故梁王子也王莽時廢爲
家人更始立詣洛陽故得封更始將使大將平河北劉
賜諸宗室無可使者獨有世祖也朱鮪等以爲不可而
左丞相曹竟父子用事馮異勸世祖厚結焉由是以世
祖爲大司馬遣平河北於是馮異銚期堅鐔祭遵臧宫

王霸皆以為掾吏從至河北賔客多去者世祖謂霸曰頴川從我者皆已亡矣疾風知勁草爾其勉之堅鐔字子伋襄城人也以縣吏從世祖祭遵字弟孫頴陽人家富給而遵惡衣服不自修飾又好經學母死負土成墳以孝謹聞常為亭長所侵辱遵結客殺亭長縣中稱其儒而有勇也世祖破二公於昆陽還頴陽遵以縣吏數進見上愛其姿容謂遵曰欲從我乎曰願從因署門下吏臧宮字君翁郟人為縣亭長率賔客入下江兵中昆

陽之戰諸將稱其勇世祖察宮勤力少言獨親納之初伯昇之遇害世祖不敢制服飲食笑言語如平常馮異見世祖獨居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異獨寛解世祖世祖曰卿勿妄言何有是乎異因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家今下江諸將縱横恣意所至虜掠財物略人婦女百姓已復失望無所戴矣今公專命方面廣施恩德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民之饑渴易為飲食時也宜急分遣官屬理冤結施恩惠於是乃遣異與銚期乘傳

撫循百姓所至二千石長吏三老皆具食宥因徒除苛政反漢官申舊章吏民大喜牛酒盈路皆辭而不受南陽新野人鄧禹字仲華少以德行稱嘗遊學長安見世祖知非常人也更始立人多薦舉禹不肯從聞世祖平河北乃杖策追之及世祖於鄴世祖見禹甚喜謂禹曰欲仕乎曰不願世祖曰即如是欲何為對曰使明公威德加於海内禹得効其尺寸之功名垂竹素此其願也世祖留禹宿禹因進說曰古人有言聖人不得違時時

亦不可失也歷觀往古聖明之興因時立功二科而已
天事與人事也今以天事觀之更始既立而變古興人
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更始既是庸材而其輔
佐無有忠良明智深謀遠慮欲尊主安民者也以古人
度之今之敗可見也公推誠接士總攬英雄天下之人
皆樂為驅馳公之德衆所歸也初戰昆陽破王莽四十
萬衆天下聞之莫不震靡公之武衆所服也軍政齊肅
少長有禮賞善如不及討惡如逐逋公之文衆所安也

聰明神武所謂天下聖人也民之歸治如水趨海以公之威德應民之望收天下英雄而分授之河内被山帶河足以為固其土地富實殷之舊都公之有此猶高祖之有關中也進兵定冀州北取幽并胡馬之用東舉青徐引負海之利三州既集南面以號令天下天下不足定也上笑曰且相隨北去因敕左右號禹曰鄧將軍鉅鹿宋子人耿純守伯山說李軼曰將軍以龍鳳之姿風雲之時奮迅而起期月之間兄弟富貴德信不聞於士

民功勞未施於百姓而寵祿暴興此智者之所忌也㧑

㧑自危猶恐不終而況沛然自足可以成功者乎㸃奇

之乃授純節令安集趙魏是時世祖在邯鄲純見世祖

長者官屬齊肅遂求自納焉南陽宛人朱祐字仲先世

祖之舊也伯昇之起以祐為護軍伯昇敗祐常獨怨望

世祖每抑絕之祐自洛陽將之河北劉嘉問祐曰子將

何之祐曰將之長安嘉素奇世祖知祐有舊謂祐曰子

與劉公善胡不北乎嘉有勞苦吏欲託之劉公祐曰若

是顧與之俱乃給其車馬使賈復陳俊與祐俱北及世祖於柏人世祖復以祐為護軍常居中親幸祐從容問世祖曰更始政亂公有日角之相天之所命也世祖怒將收之乃不敢言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初事武陰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生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嘗為縣吏迎鹽河東會盜賊起同輩十餘人皆棄鹽去復獨送至縣縣中稱其信及漢兵起復聚衆數百人於羽山既而將其兵屬劉嘉為校尉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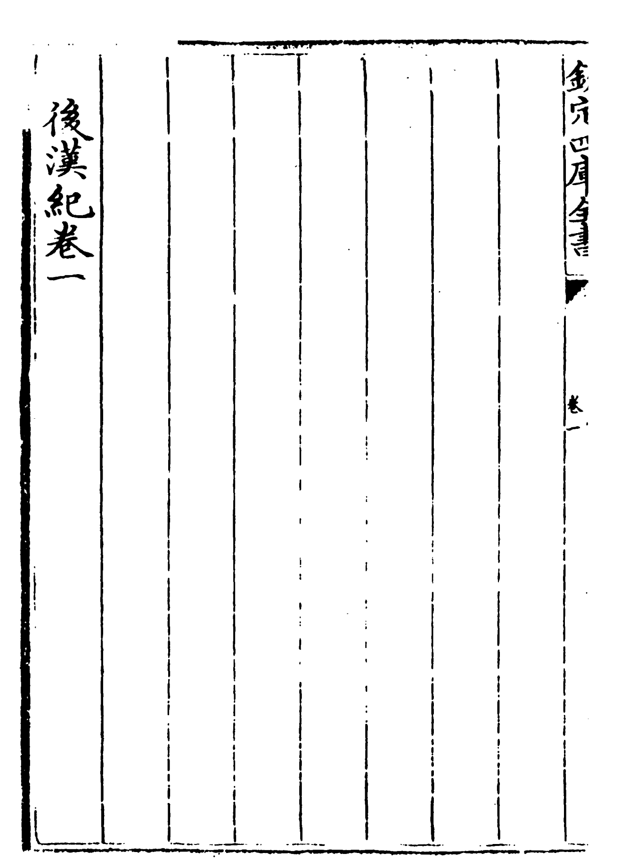
更始綱紀日替令嘉遠為之慮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圖六國之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今漢氏中興大王以親戚為輔天下未定而安所保所保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公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可往投之去見上上復奇之又鄧禹亦稱有將帥才於是署復為都督解左驂以賜之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也少學長安

歸為郡吏漢兵起為劉嘉長史旣遇世祖調補曲陽長世祖曰欲與君為左右小縣長何足以留之俊即解印綬去世祖以俊為彊弩將軍將中堅士俊教習進退皆應旗鼓臨敵奮擊所向皆破世祖曰諸將皆如此復何憂哉王昌字郎邯鄲人初河閒赤眉大衆將至百姓騷動郎明星歷以為河北有天子氣素與趙繆王子林善豪俠於趙欲因此起兵初王莽時或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郎於是詐稱子輿以誑動林等林等亦欲以

為亂乃與趙國大豪李育張參先宣言赤眉將至立劉子輿以動衆心遂率車騎數百晨入邯鄲止王宫十二月壬辰郎自立為天子分遣將帥徇幽冀曰朕孝成皇帝子子輿者也遭趙氏之禍王莽簒弑賴知命者將護朕躬解形河濵削迹趙魏王莽竊位獲罪于天天命佑漢故使東郡太守翟義嚴鄉侯劉信擁兵征討出入胡漢普天率土知朕隱在人間今也南嶽諸劉為朕先驅朕觀天文乃興於斯而聖公未知故且持帝號令已詔

聖公及翟太守騄與功臣詣行在所荆州刺史太守皆
聖公翟義所置彊者負力弱者疑惑頓兵傷士元元喪
氣朕甚悼焉故遣使者頒下詔書是時百姓思漢言翟
義不死故郎稱之從民望也於是自趙國已東至于遼
左皆從風而靡矣茂陵人耿弇字伯昭父況王莽時為
朔調連率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非一弇乃辭況至
京師因獻貢以自固弇時年二十一矣至宋子會王郎
反從縣吏孫倉衛苞勸弇降邯鄲弇按劒叱之曰所以

涉難至長安者欲以輔劉氏也今我至京師陳上谷漁陽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奔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倉卒不從皆亡去弇聞世祖在盧奴乃北謁之世祖置弇門下吏弇因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世祖壯之弇亦書與況盛陳世祖度略宜速來相見況乃馳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焉



後漢紀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後漢紀卷二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二

二年春正月公到薊王郎購公十萬户薊中驚恐言郎使者方至太守已下皆出城迎公見官屬議耿弇曰今兵從南方来不可南行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也發此兩郡控弦彊弩萬騎所向無前邯鄲不

足平也公曰卿言善時公官屬盡南古人莫有欲北者皆曰死南首奈何北行公指弃曰是我北道主人公駕出官屬不盡相及弃與公相失道路擾攘皆欲擊公銚期奮戟在前嗔目叱之至城門已閉矣攻之得出兼晨夜蒙霜雪所過城邑不敢入或絶食不食至饒陽蕪蔞亭馮異進豆粥公曰得公孫豆粥饑寒俱解公將出或曰閉之亭長曰天下詎可知何閉長者為遂南行至呼沱河導吏還言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渡官屬皆失色公

遣王霸視之信然霸恐驚衆不可渡且前依水為阻即言冰堅可渡士衆大喜比至冰合可涉既渡公謂霸曰安吾衆令渡者卿力也霸曰此明公至德神靈之佑雖武王渡河白魚之應無以加也公曰王霸權時以安衆是天瑞也為善不賞無以勸後以霸為軍正賜爵關内侯於是未知所之有老翁在道傍曰信都為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乃至信都太守任光都尉李忠開世祖至開門出迎世祖見光喜曰伯卿兵少不足用如何光曰

可發奔命攻旁縣不降者掠之兵貪財物可大致也以光為左大將軍封武成侯忠為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光字伯卿南陽宛人好黃老言為人純厚鄉里愛之及漢兵至宛或見光衣服鮮明欲殺之解衣未已會安成侯劉賜適至見光容貌長者救全之因率黨與從賜為偏將軍與世祖共破二公於昆陽後更始拜光為信都太守李忠字仲卿東萊人以好禮稱王莽時為信都都尉更始立以忠為郡中所敬信即拜忠為都尉兼墨書勞

勉馬王郎起光與忠發兵固守廷掾有持郎檄詣府者光斬之以令百姓邳彤字偉君信都人王莽時分鉅鹿為和成郡以彤為郡卒正公之平河北彤舉城降復以彤為太守是時郡縣得王郎檄皆望風響應唯信都和成二郡不降彤聞公來失衆使五官掾張萬將精騎二千詣公所彤與公會信都議者或言可因信都兵自送入關彤庭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何者吏民思漢久矣故更始之立天下響應當此之時一夫大呼無不捐城

逋逃虜伏請降自上古已来用兵之盛未有如此者也邯鄲劉胡子等假此威勢惑亂吏民詐以卜者王郎為成帝子擁而立之其衆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尅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西歸非徒亡失河北又驚動三輔損威重安可量也明公審無征伐之計則雖信都之衆難可合也何者明公西則邯鄲和成民不肯捐棄親戚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誠可必見以彤為後大將軍世

祖使宗廣守信都李忠邳彤從征伐耿純率宗族二百餘人老者載棺而隨之及賓客二千人并衣襦迎公於貫鉅鹿人劉植亦率賓客數十人開城門迎公大悅以純為前將軍植為驍騎將軍衆益盛乃渡呼沱攻中山所過郡縣望風影附耿純使從弟訢歸燒宗室廬舍公以問純純曰竊見明公單車臨河北非有府藏之畜重賞甘餌以聚人者也接下以至誠待之以恩徳是以士衆旁来思樂降附令邯鄲自立北州疑惑純雖舉宗歸命

老弱充行猶恐宗人賓客卒有異心無以自固燔燒廬舍絶其反顧之望公善之更始將相皆山東人也咸勸更始都洛陽丞相長史鄭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無施於民舉號南陽而雄傑已誅王莽開門而迎者何也苦王氏思高祖之舊德也今不入撫之臣恐百姓心動盜賊復起議者欲平赤眉而後入關是不守其本而爭其末也恐國家之守轉在函谷雖卧洛陽得安枕邪更始曰朕西決矣乃以興為梁州刺史二月更始西至

長安自王莽之敗西宮燔燒東宮府市里太倉武庫皆如故更始居於東宮郎吏以次侍更始媿不能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勞之曰掠得幾何左右大驚李松趙萌說更始宜立諸功臣為王以報其功朱鮪以為高祖之約非劉氏不得王更始乃先封宗室劉祉為定陶王劉賜為宛王劉慶為燕王劉歙為元氏王劉嘉為漢中王後遂立王匡為比陽王王鳳為宜城王朱鮪為膠東王張卬為淮陽王王常為鄧王廖湛為穰王申屠建為平氏

王胡殷爲隨王李通爲西平王李軼爲武陰王成丹爲襄邑王陳茂爲陰平王宋佻爲頴陰王以李松爲丞相趙萌爲大司馬隗囂爲御史大夫即拜張步爲輔漢大將軍步弟弘爲衛將軍藍𤣥武將軍壽高密太守步乃分兵略地盡得琅邪泰山城陽東萊高密膠東北海齊郡濟南拜董憲爲臨淮太守憲還東海攻利城耿況攻曲陽皆下之拜劉芳爲騎都尉使鎮撫安定以西更始以趙萌女爲夫人有寵委政於萌更始日在後宫與婦

女飲酒諸將欲言事更始醉不能見請者數來不得已令侍中於帷中與語諸將又識非更始聲皆怨曰天下未可知欲見不得而韓夫人尤嗜酒手自酌酒謂常侍曰帝方為我樂飲聞時多正用飲時即事來為起抵書案破之議郎有諫者言萌放縱縣官但用趙氏家語署耳更始怒拔劍斫議郎時御史大夫隗囂在旁起謂左右曰無漏泄省中事萌嘗以私事扶侍中下斬之侍中呼曰陛下救我更始言大司馬哀縱之萌曰臣不奉詔

遂斬之如是者數李軼等擅命於外所置牧守交錯州郡不知所從彊者為右王匡張卬之屬横暴長安三輔苦之又所署官爵多羣小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由是四方不信豪傑離心博士李淑諫曰方今賊臣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得其人陛下本因下江平林之勢假以成業斯亦臨時之宜事定之後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以匡王國今者公卿尚書皆戎陣亭長凡庸之隷而當輔佐之任望其有益猶緣

木求魚終無所獲海內望此知漢祚未興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舉措願陛下更選英彥以充廊廟永隆周文濟濟之盛更始怒收淑繫之詔獄歷年至更始之敗乃免初隗囂被徵將行方望止之曰更始未可保且觀百姓所歸囂不聽以書謝囂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任存亡之權大事草創雄傑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暴於衆可且依託亦有所宗望知大指順風不讓幸賴將軍尊賢廣謀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

英傑雲集思為羽翮比肩是也望久以羇旅抱空資託賔客之上誠自媿也雖望懐介然之節潔去就之分終不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績於姑蘇狐犯謝罪於始入夫以二子之勤從君二十餘年蠡芭七術之機犯為舅氏之親然至際會猶釋罪削迹請命乞身蓋亦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連其旁有奇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而已囂固留望遂去囂諸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季父崔為白虎將軍義

為左將軍既而崔義謀叛西歸囂囂懼其并誅即求見而
告其謀二人誅死更始以囂為忠故以為御史大夫方
望既去隗囂遂説安陵人弓休曰更始必敗劉氏真人
當受命劉嬰本當嗣孝平帝王莽以嬰為孺子依託周
公以奪其位以為安定公今在民間此當是也林等信
之於長安求得嬰將至臨涇聚黨數千人立嬰為天子
望為丞相林為大司馬更始遣李松蘇茂等擊皆斬之
公之擊趙國引兵入鉅鹿降廣阿更始初立遣使徇諸

國曰先降者復爵位上谷太守耿況出迎使者上印綬使者無還意功曹寇恂勒兵入請印綬使者曰天王使者功曹欲脅之耶恂曰非敢脅使君竊傷計之不詳也今天下初定國信未宣使君立節銜命以臨四方郡國莫不延頸傾耳望風歸命今至上谷而隳恭阻向化之心生離叛之隙何以復令他郡乎且耿況在上谷久為吏民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為亂為使君計莫若復況以安上谷外以宣恩信使者不應恂因顧

叱左右以使者敎召況況至恂前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承詔授之況遂拜受而出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也家世為郡縣之著姓恂好學為郡功曹耿況甚重之時王郎使上谷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議邯鄲拔起不可信王莽末時所難伯昇令聞大司馬伯昇親弟尊賢下士所至見說可歸附也況曰邯鄲兵彊不能獨距如何對曰今據大郡悉舉其衆控弦萬騎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太守與合為一邯鄲不足圖也耿弇之

與公相失也間行歸上谷會適至勸況發兵乃遣寇恂至漁陽説太守彭寵初吳漢説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率勉上谷共遣精鋭以詣劉公并力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護軍蓋延狐奴令王梁亦勸寵欲從之其官屬不聽漢知寵不得自專乃辭去城外思所以調其衆者時道多饑民見一諸生漢使人名之乃問所聞見此生具説劉公所過為郡縣所稱言邯鄲劉子輿非劉氏也漢乃僞為檄發漁陽兵使此生奉檄

請寵寵官屬皆疑會倘至寵遂發兵以漢行長史事與都尉嚴宣護軍盖延王梁等將步騎三千人共攻薊誅王郎大將趙閎等所過攻下郡邑誅其將帥將及廣阿聞城中車騎甚衆漢乃勒兵問曰此何兵曰大司馬公也時王郎亦遣大司馬略地漢復問曰大司馬為何公也對曰劉公也漢聞之喜即進兵城下初聞二郡兵且至或云王郎来甚憂之及聞外有大兵公親乘城勒兵傳問之漢等荅曰上谷兵為劉公来諸部莫不喜躍耿弇

得所歸附矣耿弇拜於城下具言發兵狀公迺悉召入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一言我亦發之何意二郡良為吾來方為士大夫共此功名耳乃皆以為偏將軍加況寵為大將軍封列侯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然沉勇有智略鄧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乃得名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更始遣尚書令謝躬率六將軍討王郎不能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內之收太守宗廣及武

固侯李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時寵弟從忠為校尉

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

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也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

心也公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

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

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效命誠不敢內顧宗親郎所

置信都王捕繫後大將軍邳彤父弟及妻子使為手書

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

顧家形親屬所以至今得安於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形不得復念私也公乃使左大將軍任光將兵救信都光兵於道散降王郎無功而還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敗走王郎兵忠形家屬悉全公因使忠行太守事還歸信都誅郡中反者數百人公東擊鉅鹿未下耿純說公曰守鉅鹿士衆疲獘雖屠其城邯鄲存不如以精銳擊邯鄲若王郎已誅鉅鹿不戰自服矣公從之夏四月攻邯鄲王郎使杜威持節詣軍威曰實成帝

遺體子也公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亦不可得也況詐子輿者乎威固請降求萬户侯公曰一戸不可顧得全身耳威曰邯鄲雖鄙并力城守尚曠日月終不君臣俱降但欲全身也乃辭去少傅李立反開城門五月甲辰破邯鄲誅王郎公得文書謗毁公者皆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也更始遣使封公為蕭王令罷兵將有功者詣行在所遣幽州牧苗曾之部王幸溫明殿耿弇請閒曰吏士死傷者多願歸上谷益兵王曰王郎已破河北略

平國家今都長安天下大定復用兵何為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来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萬人所向無前聖公不能辦也敗必不久王曰卿勿妄言我告斬卿弇曰大王哀厚弇如父子故敢披赤心王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從風如去虎口得歸慈母倒戟横矢不足以喻更始未都長安時百姓未責望也今都長安正位紫宫成其為天子而大臣專權貴

戚縱横其政令不出城諸將虜掠甚於賊盜百姓愁怨天下失望是以知必敗也明公首事南陽破昆陽下百萬衆今復定河北以義征伐表善懲惡躬自尅薄發號嚮應望風而至天下至重公可自取無令他姓得之王曰卿得無為人道之弇曰此重事不敢為人道於是王謂鄧禹曰吾欲取幽州突騎誰可使者禹曰吴漢文能柔未附武足斷大事可用也乃以漢為大將軍持節與耿弇發幽州十郡兵幽州牧苗曾不肯調漢將二十騎

至無終曽以漢無備出迎漢漢麾騎收曽即誅之遂取其軍威振北州漢將兵詣王所諸將望見漢還兵馬甚盛皆曰此欲自將之何肯與人及漢至上公簿請所付諸將各多請之王曰屬者恐其不與人令所請又何多也諸將由是服馬秋王擊銅馬於清陽破之又擊高湖重連大破之衆十餘萬悉降皆封其渠帥諸將未能信賊賊頗懷二心王敕降賊各勒兵王將輕騎入其營渠帥曰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由是遂安悉以

賊配諸將營更始柱功侯李寶益州刺史張忠徇益州公孫述使弟將兵要之緜竹大破寶忠由是威振益州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震盪匹夫横議將軍割據千里地十湯武奮發威德以投天隙王霸之業成矣宜改名以鎮百姓述以爲然乃自立爲蜀王遣將軍侯丹守白水關任漓據扞關蜀地肥饒民彊兵實遠方多歸之邛長任貴殺王莽越巂太守自立爲邛穀王稱臣於述塞外君長皆貢述更始武陰王李軼據洛陽尚書謝

躬據鄴各十餘萬王患馬將取河内以迫之謂鄧禹曰
卿言吾之有河内猶高祖之有關中關中人非蕭何誰
能使之一方晏然高祖無西顧之憂者矣吳漢之能卿
之舉矣復為吾舉蕭何禹曰寇恂才兼文武有御衆才
非恂莫可安河内也王至河内太守韓歆將謀城守脩
武人衛文多竒計馮異素知之異言於王使衛文説歆
令降岑彭亦勸歆遂從之王以歆不即降置之鼓下將
斬之彭在城内使人名彭初彭賴伯昇獲免因以兵屬

伯升被害更為朱鮪校尉後為潁川太守將之官道不通乃將麾下數百人從邑人韓歆於河內彭見王曰赤眉入關更始危殆四方蠭起羣雄競逐竊聞大王開拓河北此誠皇天佑漢士民之福也彭賴司徒公得全濟今復遇大王誠願出身自效以報恩施王深納之因言歆南陽人可以為用乃赦之於是以馮異為孟津將軍寇恂為河內太守王謂恂曰河內富實帶河為固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吾將因是以濟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

今委卿以河内恂乃伐淇園竹以為兵矢收其租賦以給軍糧養馬二千匹以供軍用劉隆字元伯王之宗人更始初為偏將軍預於昆陽之戰更始入關請迎妻子至洛陽聞王在河北隆單身歸王王以為騎都尉使與馮異守洛陽李軼聞隆歸王乃盡殺隆妻子河北既定遣吳漢岑彭擊謝躬時拒五校於隆慮令大將軍劉慶守鄴城漢說魏郡太守陳康曰上智處危以求安中智因危以為功下愚安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

可不察今京都敗亂四方雲擾劉公所向輒平之公所
見也謝尚書不量力內與蕭王違戾外失河北之心公
所知也公據孤危之城堅守自安以待滅亡義無所立
節無所成不若開門內軍轉禍為福免下愚之危收中
智之功此計之至者也於是陳康乃收劉慶及躬妻子
開門內漢軍躬聞漢等至將輕騎歸不知漢已得其城
與數百騎夜至鄴時漢在城外彭在城中開門內躬脅
將詣傳斬之初更始遣躬將馬武等六將軍與世祖俱

定河北及王郎平躬與世祖復俱共在邯鄲中分居城內躬所領諸將多放縱為百姓所苦躬不能整又數與王違戾常欲襲之以為兵彊故止然躬勤於吏事每至所在理冤結決詞訟王常稱之曰謝尚書真吏也躬由此不自疑躬妻子常誡之曰終為劉公所制馬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少時避怨綠林中起隨擊甄阜二公兵故王常親引之邯鄲既平王登臺從容謂武曰吾得漁陽上谷突騎欲令將軍主之何如武讓不敢當然由

是歸心王既降置之帳下每饗諸將武斟酌於前自以
新屬也甚畏恭不敢與南陽時等王善之冬十二月赤
眉西入關更始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王劉
均據河東丞相李松大司馬朱鮪據弘農拒之王度長
安必危方憂山東關西未有所屬乃以鄧禹為前將軍
中分軍西入關以韓歆為軍師李文程憲李春為祭酒
馮愔為積弩將軍樊崇為驍騎將軍宗歆為大將軍鄧
尋為建武將軍耿訢為赤眉將軍左于為軍師戎士二

萬王送鄧禹於野王王反而獵於道見二人者即禽王曰禽何向二人舉手西指曰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畏也往也王曰苟有備虎何患二人曰何大王之謬也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其備非不深也武王即紂而救之故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重備豈能自守乎王不自得顧謂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乃不辭而俱去

後漢紀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後漢紀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檢討臣李學錦

謄錄監生臣費恩綸

後漢紀卷三

晉 袁宏 撰

光武皇帝紀第三

建武元年春正月鄧禹攻安邑王匡成丹劉均等合兵十餘萬共擊禹禹與戰不利驍騎將軍樊崇臨陣死會日暮兵疲韓歆及諸將見戰敗而敵盛皆諫禹欲夜去禹不聽明旦癸亥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得益治兵

敕軍中曰匡等雖出無妄動令至營下乃擊匡等悉至禹鼓而並進大破之斬劉均河東太守楊寶遂定河東禹承制拜軍祭酒李文為太守悉更置令鎮撫之王擊銅馬於元氏使耿弇吳漢將精兵在前大破之追至順水北漢兵乘勝薄之賊皆殊戰漢軍大壞王親揮刃以禦賊未交鋒耿弇射之賊不得前岓高不得上王自投馬下值突騎王豐豐以馬授王王撫豐肩曰幾為賊所突馬武在後戰甚用力故賊不得進軍士奔散者先保

范陽或言王已沒矣軍中恐懼不知所為吳漢曰王凡
子在南陽何憂有須王至衆乃復振夜賊引去王進入
漁陽破之吳漢别追至右北平斬首三千餘級更始遣
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將三十萬衆助
李軼守洛陽馮異與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
事所以知今也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叛楚而歸漢
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
天知命重祖宗而憂萬民覩存亡之符效見廢興之必

然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今長安壞亂赤眉在郊王侯構難大臣分離朝無紀綱而四方分崩異姓竝起此劉氏之憂也故蕭王跋涉霜雪躬當矢石經營河北英俊雲集百姓歸往幽岐見慕不足為喻今馬子張皆復親幸爵位如此謝躬違戾伏辜如彼又明效也季文誠能覺悟亟斷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為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矣初軼譖殺伯昇欲降而不自安冀王開納之乃報異書曰軼本

與蕭王首謀造漢約結死生不幸中道别離令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有深達蕭王冀得進愚策以得佐國安人異奏軼書王報異曰季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令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之衆以軼擁大衆據名都欲有降意怪上露之也軼書既布朱鮪得其書使人殺軼雒陽大衆乖離多出降者蕭王之北朱鮪使蘇茂將三萬人渡河襲温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寇恂乃發屬縣兵令與恂會温軍吏皆

諫曰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絕宜待衆兵畢至乃可擊之恂曰温者郡之藩蔽如失温郡不可得守也遂馳赴之明旦陳兵未合而馮異適至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曰公兵至茂陣動因奔擊大破之茂兵自投河死者過半斬其副將賈彊遂乘勝渡河環洛陽城乃還自是洛陽震恐城門晝閉初傳聞朱鮪破河内有頃恂檄至上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三月李松與赤眉戰於蓩鄉松大敗李熊説公孫述曰山東饑饉人民相食百姓塗

炭城邑丘墟今蜀土豐沃稼穡嘗熟果實所生不穀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陸有器械之用水浮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地方數千里戰士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浮漢水以闚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荊揚所謂用天因地成功之資也今君王之聲聞於天下號位不定志士狐疑宜即大位使遠人有知述然其言有龍出府殿中夜有光述以為符瑞夏四月公孫述自立為天子廣

漢人李業字巨卿嘗為郎王莽居攝謝病去不應辟召隱迹山谷述素聞業名欲以為博士因辭病起述羞不致業乃遣大鴻臚尹融奉詔持鴆曰業起則授大位不起則賜鴆融喻業曰今天下三分孰非孰是何為區區身投不測之泉朝廷慕名德於子厚矣宜上奉知已下為妻子計之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令阻疑衆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蓋為此也君子見危授命何可誘以高位哉融見持心彌

堅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內斷於心久矣何妻

子之為乎遂仰鴆而死

袁宏曰夫名者心志之標牓也故行著一家一家稱焉

德播一鄉一鄉舉焉故博愛之謂仁辨惑之謂智犯難

之謂勇因實立名未有殊其本者也太上遵理以修實

理著而名流其次存名以為已故立名而物懟最下託

名以勝物故名盛而害深故君子之人洗心行道唯恐

德之不修義之不高崇善非以求名而名彰於外去惡

非以邀譽而譽宣於外夫然故名盛而人莫之害譽高而世莫之爭末世淩遲大路巇險雖持誠行巳不求聞達而讒勝道消民怨其上懼令名之格物或伐賢以示威假仁義以濟欲或禮賢以自重於是有顛沛而不得其死屈辱而不獲其所此又賢人君子所宜深識遠鑒退藏於密者也易曰无咎无譽衰世之道也若夫潔巳而不汙其操守善而不遷其業存亡若一滅身不悔者此亦貞操之士也嗚呼大道之行萬物與聖賢並通及

其衰也君子不得其死哀哉更始諸將懼赤眉至申屠建等御史大夫隗囂共勸更始讓帝位更始不應建等謀劫更始未行其計侍中劉能卿知其謀告之更始名申屠建斬之張卬廖湛胡殷於是自為王勒兵燒宮門隗囂將賓客奔天水更始與三王戰宮中不勝將妻子車騎百餘人東至新豐從大司馬趙萌萌以為王匡陳牧成丹皆與三王有謀可收斬之更始乃名陳牧成丹即斬之王匡不應名因并將牧丹兵歸長安從三王於

太子宫趙萌李松亦將其衆從更始於太倉中五月蕭王自漁陽過范陽命收葬士卒死者至中山羣臣上尊號曰大王初征昆陽則王莽敗亡後服邯鄲則北州平定此豈人力哉三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百萬武功論之無所與爭文德論之無所與讓宜正號位為社稷計王不聽諸將固請王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遽欲正位號乎諸將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閒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

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功業已定天時人事已可知矣而大王留時逆衆不正位號純恐士大夫望絶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從大王也王感其言召馮異問以羣臣之議異至曰三王背叛更始敗亡天下無主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衆議上以安社稷下以濟百姓王曰我昨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悸動此何祥也異再拜賀曰此天帝命發於精神心中悸動大王重慎之至也會諸生彊華自長安奉赤伏符詣鄗羣臣復請曰受命之符

人應為大令萬里合信周之白魚馬足比乎符瑞昭晳宜答天神以光上帝六月己未即皇帝位於鄗改年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為高邑

袁宏曰夫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司牧羣黎而為謀主故權其所重而明之則帝王之略也因其所弘而申之則風化之本也夫以天下之大羣生之衆舉一賢而加於民上豈以資其私寵養其厚大將開物成務正其性命經綸會通濟其所欲故立君之道有仁有義夫崇

長推仁自然之理也好治惡亂萬物之心也推仁則道足者宜君惡亂則兼濟者必王故上古之世民心純朴唯賢是授揖讓而治此蓋本乎天理君以德建者也夫愛敬忠信出乎情性者也故因其愛敬則親疎尊卑之義彰焉因其忠信而存本懷舊之節著焉有尊有親則名器重矣有本有舊則風教固矣是以中古之世繼體相承服膺名教而人心不二此又因於物性君以義立者也然則立君之道唯德與義一民之心莫大於斯先

王所以維持天下同民之極陳之千載不易之道昔周秦之末四海鼎沸義心絶於姬氏干戈加於嬴族天下無君六合無主將求一時之傑以成撥亂之功必推百姓所與以執萬乘之柄雖名如義帝彊若西楚焉得擬議斯事乎由是觀之則高祖之有天下以德而建矣逮於成哀之間國嗣三絶王莽乘權竊有神器然繼體之政未為失民劉氏德澤實繫物心故立其寢廟百姓覩而懷舊正其衣冠父老見而垂泣其感德存念如此之

深也如彼王郎盧芳臧獲之儔耳一假名號百姓為之雲集而況劉氏之胄乎于斯時也君以義立然則更始之起乘義而動號令稟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陽而臨四海清舊宮而饗宗廟成為君矣世祖經略受節而出奉辭征伐臣道足矣然則三王作亂勤王之師不至長安猶存建武之號已立雖南面而有天下以為道未盡也初赤眉二道入關至弘農復大合分其衆萬人為一營軍中嘗有齊巫祠城陽景王巫言景王大怒

當為縣官則可何故為盜賊有笑巫者輒病方望弟陽怨更始殺其兄乃説樊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且為羣賊不可以久不如挾宗室以行誅伐不敢不服崇等然之又迫於巫言乃求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盆子最親是月赤眉立盆子為天子盆子年十五被髮徒跣見衆人拜恐怖欲啼崇等自相署置崇本先起有勇力方略自徐宣等皆宗之然不能書徐宣故獄吏通易經於是推宣為丞

相崇為御史大夫盆子者故式侯萌子王莽時㢢為家人更始過式畧盆子與二兄恭茂俱在軍中更始之請洛陽恭隨見南宮恭前頓首曰故式侯世子大漢復興聖主在堂不勝歡喜願上壽有詔引上殿稱壽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更始悅之即封為式侯恭通尚書以明經數言事擢為侍中從更始入闗茂與盆子留赤眉中嘗為劉俠卿牧牛盆子既立猶朝夕拜俠卿俠卿為之跪後祠景王於郭北使盆子乘鮮車大馬草中牧兒

皆隨車覲曰盆子在是中至祠所盆子拜崇等皆為之
拜祠罷復歸俠卿所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乃止崇等
亦不復候視也秋七月辛未前將軍鄧禹為大司徒封
酇侯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封武彊侯初赤伏符曰王
良徙衛作玄武上以野王衛主也玄武水神也大司空
水土之官也乃以梁為大司空又以讖言以平狄將軍
孫臧行大司馬事衆大不悅僉曰吳漢景丹應為大司
馬上曰景將軍舊將是其人也然吳將軍有建策之謀

又誅苗曾收謝躬其功大於是以吳漢為大司馬封武陽侯景丹為驃騎大將軍

袁宏曰夫天地之性非一物也致物之方非一道也是以聖人仰觀俯察而備其法象所以開物成務以通天下之志故有神道焉有人道焉微顯闡幽遠而必著聰明正直遂知來物神之所為也智以周變仁以博施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人之所為也故將有疑事或言乎遠必神而明之以一物心此應變適會用之神道者也辯

物設位官方授能三五以盡其性黜陟以昭其功此經綸治體用之人道者也故求之神物則蓍策存焉取之人事則考試陳焉是善為治者必體物宜參而用之所以作而無過各得其方矣若夫讖記不經之言奇怪妄異之事非聖人之道世祖中興王道草昧格天之功實賴台輔不慎選賢而信讖記之言拔王梁於司空委孫臧於上將失其方矣苟失其方則任非其人所以衆心不悦民有疑聽豈不宜乎梁實負罪不暇臧亦無所聞

馬易曰鼎折足覆公餗比之謂也上璽書勞鄧禹曰將軍與朕謨謀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爾作司空敬敷五教禹遂渡汾陰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公乘歙將十萬衆拒禹於衙禹擊破之時赤眉入關三輔擾亂民無所歸聞禹至衙軍兵整齊百姓喜悅相隨迎禹降者日以千數號百萬衆禹時年二十四所止住車節勞來之白首耆老及諸將在車下莫不感悅名震關西八月壬子初祠社稷于懷是時上

新即位軍食不足寇恂轉運不絶百官頼馬以給廪食
上數璽書勞恂茂陵人董崇説恂曰上新即位四方未
定而以此時據大郡内得人民外破蘇茂威震遠近此
讒人所因怨禍之時也昔蕭何守關中悟鮑生之言而
高祖悦今君所將皆宗族兄弟也無乃以前人為鏡戒
哉宜從功遂身退之計恂然其言稱病不親事自請從
上征上曰河内未可離也固請不聽恂乃遣兄子寇張
姊子谷崇願為前鋒上悦以為偏將軍㢋丘王田立降

趙萌李松攻三王三王敗走更始徙居長信宮三王降赤眉別兵出戰李松拒之赤眉生得松時松弟汎為城門校尉赤眉使人誘汎曰開城活汝兄汎遂開城門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出渭濵式侯恭以盆子之立自繫有司赤眉入吏民奔式侯從獄中出帶械見定陶王劉祉解其械言帝在渭濵遂相隨見更始於舟中弘農太守公乘歙謂京兆尹解惲曰送帝入弘農我自保之惲曰長安已敗吏民不可信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

赤眉所誅即曰高陵有精兵可往時虎牙將軍劉順定陶王劉祉尚書任延君侍中劉恭步將更始至高陵嚴本將軍兵城守外如宿衛內實圍之上聞更始失城守未知所在詔封更始為淮陽王敢有害及妻子者罪大逆其送詣吏者封列侯赤眉更始降者以為長沙王過二十日者不受更始知為嚴本所守恐其自盡即遣劉恭請降赤眉遣大司徒謝祿受之坐更始於庭下議殺之式侯與謝祿共請不聽逐更始去式侯舉刃欲自刎崇等

共止之乃舍更始封爲畏威侯式侯復守崇求本約竟
封更始爲長沙王常依謝禄式侯擁護之頗得與故人
賔客相見故人有欲盗更始去者事發皆繫獄於是禄
閉更始自是式侯不得見也赤眉諸將日㑹爭功各言
所欲封拔劍斫柱稍得王莽時中黄門數十人皆曉故
事頗得差整數日輒復亂初三輔畏赤眉兵彊又見更
始降諸縣營長皆遣使奉獻絡繹道路赤眉兵輒遮㪅
取其物吏民由是皆城守上書封拜者不關盆子盆子

曰夜號泣詣黃門中共臥起登諸臺榭諸黃門皆哀憐之式侯知赤眉必敗自恐兄弟俱死即勸盆子歸璽綬教習為辭讓語後崇等大會式侯先於衆中跪言諸君共立恭弟為君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散亂益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兄弟退為庶人宜更求賢聖令有君而更求恐賢人不出不如空其位而博選賢聖唯諸君省察崇等謝曰皆某等罪也盆子因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令設為縣官而為盜賊如故流聞四方莫不

怨恨不復信向此皆非其人之所致也願乞骸骨以避賢凡弟備行伍必欲殺盆子以塞事者無所離死誠兾諸君相哀之耳因涕泣歔欷崇等及郎吏數百人無不感慟崇等下座頓首曰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相檢敕不敢放縱因共扶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泣不得自已崇等既罷各閉門不出㓂掠三輔聞之翕然百姓争入長安中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赤眉貪其財物因大放兵虜掠因縱火燒宫室三王謂謝祿曰三輔營長多

欲得更始者一朝失之必合兵攻赤眉不如𢽟之也於是謝祿使兵𢽟更始式侯夜往葬之諸將勸鄧禹取長安禹曰璽書每至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運之饒赤眉新拔長安財賦日盛鋒銳不可當也盜賊羣居無終日計財貨雖多變故萬端非能堅守長安也上郡北地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觀其斃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行所至郡縣皆降項之積弩將軍馮愔與車騎將軍

宗歆在栒邑爭權惜殺歆與禹相攻上聞之遣尚書宗
廣持節喻降馮愔及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廣至
安邑盡誅之隗囂之奔天水復聚其衆自稱西州大將
軍長安既壞士人多奔隴西囂虛已接之以谷恭范逡
為師友趙秉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王遵周
宗楊廣王元為將帥於是竇融始據河西融字周公右
扶風平陵人也融家貧少時為驃騎將軍王舜令史汎
愛好交游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婦出入貴戚結交豪

傑以任俠為名然事母凡養弱弟内行修整漢兵起融從王邑敗昆陽漢兵得新豐邑薦融可任用莽拜融為波水將軍賜金千斤引兵新豐會三輔内潰融降大司馬趙萌萌以融為校尉絶重之薦融於更始拜為鉅鹿太守融見更始立東方擾攘融祖父為張掖太守從祖父為護羌校尉從弟又嘗為武威太守累世在河西知其土俗融心樂之獨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人民殷實帶河為固張掖屬國精兵萬騎欲求為之且

以避世一旦有緩急杜絶河津足以自守此真遺種處也凡弟皆勸之融乃辭讓鉅鹿求張掖屬國都尉萌為言竟得之融大喜遂將家屬而西撫養吏民結雄傑懐集羌胡河西翕然而治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厙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肜皆州郡英俊與融有舊更始欲敗融與統等議皆以為天下擾亂未知所統河西斗絶在羌胡中不同心并力則不能自守權均力齊又不相率當推一人為將軍共全

五郡覲世變動皆曰善以梁統為太守先共推之統固辭曰昔陳嬰不受王者以有老母今統內親老又德能鮮薄不足以當督帥也竇融典兵馬又家世為河西二千石吏民所向即共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将軍事統字仲寧安定烏氏人少治春秋好法律更始時為中郎将安集涼州因為酒泉太守是時武威太守馬期張掖太守任仲二人孤立無黨融等議定移書告喻之即時解印綬避位於是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

曾爲酒泉太守辛肜爲燉煌太守庫鈞爲金城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而太守各治其郡尊賢養士務欲得吏民心修騎射明烽燧羌胡犯塞融躬自擊之諸郡相應莫不富殖初更始遣將軍鮑永撫河東北及幷州永好文德雖爲將帥常儒服從事素重杜陵人馮衍以爲謀主同心戮力以奉更始上使諫議大夫儲伯持節徵永時或傳更始猶存永奪伯節執而梏之遣使至長安知更始審被害乃哭泣盡哀罷兵與衍幅巾詣上上問永

衆所在永離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豈可以衆獲貴故悉罷之上不悦時魯郡多盜賊以永爲魯郡太守降者數千人唯彭豐虞休各將千人稱將軍不肯降永數以恩禮曉喻之猶不移孔子闕里荆棘自除從講堂至里門外永異之名府丞魯令告曰方今世道艱難而闕里無故荆棘自除意者豈非夫子欲令太守行饗禮而誅姦惡耶乃求民好學者修學校之禮名豐等觀禮豐等持牛酒因謀欲害永永覺之手刃殺豐等擒破黨與

封關內侯於是馮衍未得官永謂之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公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駡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俄而其夫死而娶其長者或謂之曰非駡汝邪曰在人之所即欲駡我在我之所即欲其駡人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乎頃之衍為曲陽令誅劇賊郭勝等降五千餘人論功當封以讒不行甲申以故密令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茂字子康南陽人溫而寛雅恭

而有禮其行已處物在於可否之間不求備於人鄉黨老少雖行不逮茂皆受而容之常有認茂馬者茂問亡馬幾時曰有日月矣茂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幸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茂以德行舉為侍郎給事黄門遷為密令其治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民常有言亭長受米肉者茂問之曰亭長從汝求之乎汝有事囑之受取乎將平居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而受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民曰聞君賢明使民不畏

吏吏不敢取民不敢與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仁愛相敬也鄰伍長老歲時致禮人道如此乃能歡愛即不如是側目相視怨憎忿怒所由生也吏固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誠能禁備盜賊制禦彊暴使不相侵民有事爭訟為正曲直此大功也歲時修禮敬往相見之不亦善乎民曰苟如是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令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所怨以律治汝汝無所措手足一門之内小者可論大者可殺

也且歸念之民曰誠如君言也茂教民制法皆此類也

初茂到官吏民皆笑之鄰縣及府官以為下治河南太守為置守令茂治自若數年教化大行路不拾遺天下嘗蝗河南二十縣皆傷蝗獨不入密境是時王莽為安漢公置大司農六部丞勸課農桑茂遷京部丞吏民老小皆啼泣道路王莽居攝茂以病免常為郡門下掾不肯為職吏更始立以茂為侍中從至長安知更始政亂以老乞骸至是年七十餘矣

袁宏曰夫帝王之道莫大於舉賢舉賢之義各有其方夫班爵以功歷試而進經常之道也若大德奇才可以光昭王道弘濟生民雖在泥塗超之可也傅巖磻溪之濱頃居宰相之任自古之道也卓公之德既已洽於民聽光武此舉所以宜為君也吳漢率耿弇等十將軍圍朱鮪於洛陽數月不下世祖以岑彭常隸於鮪也使彭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如平生彭因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今公為誰守乎陛下受

命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誅討羣賊所向破滅令北方清靜振大兵来攻洛陽正使公有連城之守猶不足當今保一城欲何望乎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誠自知罪深故不敢降世祖曰夫建大事者不思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以告鮪辛卯鮪降以為平狄將軍扶溝侯冬十月癸丑上都洛陽宫十一月蘇茂降既而奔劉永永以為淮陽王十二月赤眉去長安西略郡縣

後漢紀卷三